



诗歌隧道

处暑

居洪义

七夕时逢巧月中，郊游处处赏花红。
山河景色初秋美，片片青纱映日葱。

夜观高铁驰骋

张宪林

转眼穿梭影，回眸越际星。
朝辞极地雪，日午踏芳踪。
滚滚高歌远，扬扬志气冲。
千年华夏梦，盛世已东升。

聆听黄河大合唱感怀

王鸣宇

铭心乐曲势吞虹，直挟惊涛破霭风。
怒吼穿云摇地轴，悲歌泣血贯苍穹。
丹忱早共狂澜沸，浩气长凝晓日红。
此际重听情未已，一腔忠愤韵无穷。

雨后师大校园

李淑文

清凉消暑气，雨霏露珠多。
枝上红初染，秋声入浅歌。

秋日校园

王凤霞

风撩枝上鸟，鱼戏水中云。
草木皆成韵，情牵渡墨人。

初秋抒怀

张淑芬

暑去秋来早晚凉，枝头落叶驾风翔。
田间稻谷弯腰涌，硕果微红满苑香。

校园赏秋

张淑敏

静赏澄池影似真，鱼波荡漾悦闲身。
心于天地同开阖，醉捻秋光漫浸魂。

诗友游校园抒怀

刘君林

殊路邀约兴趣连，秋风鹤舞各翩跹。
宝钗亭北凌波起，黛玉花间香雾环。
散发渔樵沧浪水，开怀李杜武陵源。
人生百岁光阴少，有限乡阳诗万千。

江城子·故园游

范学东

闲来雨后纳新凉。绕荷塘，柳梢黄。云影波光、隐隐动心房。足至垂枝摇曳处，摘红果，入诗囊。
秋千荡起旧时光。巧梳妆，笑眉扬。暑假秋来、几度散芳香。天道轮回须放眼，多少事，雁一行。

文明之花盛开在黑土大地

王耀忠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绚烂赤霞流云铺满河面，半河瑟瑟半河红，风轻轻拂过水面，荡起浮光跃金的涟漪，让人沉醉矗立于此，遐思不已，浮想联翩。堤岸长廊如万里长城蔚为壮观，百里红枫次第排列，有叶少许渐红，秋意知几许。丝竹管弦，琴瑟和鸣，轻盈婉转的音乐，从葳蕤枝叶附从微明灯箱轻轻流出，回荡于河面。

此处，乃是四平市南北河生态治理工程北河段，邻北河公园。河套外围铺设红、黄、绿彩色塑胶1.4米，青石板1.5米，形成一条健身步道，林荫廊道路面宽约7米，铺设黑红彩色沥青，交替密植美国红枫、元宝枫等乔木及冠木，树间悬挂吊式路灯，形成步移景异，林荫绵绵，引人入胜，曲径通幽的景观廊道。一条蜿蜒生态林廊，春花烂漫、夏绿成荫、秋叶丹枫、冬雪洁白，是市民漫步、骑行、休憩、健身的生态休闲之路。

每当茶余饭后，人们走出钢筋水泥，日暮荷塘林廊人咸集，心灵松弛，或朱陈之好，或三口之家，或三三两两亲朋好友，在寂静的夏末秋初之夜，伴随轻松舒缓的音乐旋律，河内长廊内壁亦橙黄绿青蓝紫流线变色龙霓虹灯光的闪烁，散步、慢跑、垂钓，驻足观新桥，沉浸式休闲、悠闲自得，好不惬意。

初秋的风把我带走，我属于“流浪”，踽行长廊之道，漫不经心、闲看路边花开花落，漫观天外云卷云舒。浪花跳跃映入眼帘，流水欢歌响于耳边，俯视潺潺河水涓涓流淌，下游一片幽静蒹葭苍苍，轻柔西风拂过，苇花清香扑鼻而至，闭目塞聪。此时，不需要思想，尽情陶醉于夜幕悠然之境。

蓦然回首，夜幕低垂灯火阑珊处，一背影躬身践行，幽光之下做什么？我蹑手蹑脚靠近，唯恐惊吓其人，轻声问道，您在做什么？或许我的声音低弱，或许那人做事太专注。您在做什么？那人方才回头说，我在铲草。

哦。只见她手执一把小铲，细心铲除因长期尘土积聚石缝间生长出的杂草。铲除的杂草堆置于青石板台阶上。

她说：“我看着不好看，也不卫生，外地游客来平影响咱英雄城的文明形象。”我竖起大拇指道，“您可真是一位文明市民！”她接着说：“文明卫生城，需要大家来维护。”

对话间悉知，她已是步入73岁古稀之年的老人，老人家的行为令我敬佩，精神值得嘉许。

夜色很晚，我劝老人家回家，她问我几点了。我低头扫视一下手机说，八点一刻。“哦，这么晚了，好，回家，明天再干。”

看着她被微黄的仿古路灯之光拉成长弯曲的背影，渐行渐远，我的思想像北河湾的流水久久不能平静。

翌日傍晚，果真又见到她老人家右手拿一把笤帚，左手提着一个绿色塑料撮子，把昨天晚上铲除的杂草收入撮子后丢进垃圾箱，石阶让她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没再说什么，又竖起大拇指为她点赞！老夫人莞尔而笑。

此时，一女士牵着一白一黑两只顽皮小狗遛弯，淘气小白狗左找右寻，跑到一草从处，抬起右腿抛出一条白色弧线，小黑狗跑到垃圾桶旁，两腿一蹲开出一朵“黄菊花”。随后女士从包里掏出几张卫生纸，弯下腰拾起“菊花”丢进垃圾箱。



处暑

张小娥 作

情最深处是我“家”

马全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农村——伊通满族自治县靠山镇庄家村，自幼看惯纯朴的村民，在我的记忆深处，他们始终是背着农具，握着鞭子，整天忙于穿梭在田间地头。每每看到父辈们一样辛苦耕种的农民，就情不自禁想象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作为70年代出生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小第一印象是我“家”很穷，看不到更买不起的洋娃娃，我的第一故乡庄家村全是低矮的草房，常年看不到过往的汽车、拖拉机……偶尔看到还追着想好远。几岁的我拉着破铁环叮当作响，掀起阵阵灰尘，一路欢声笑语。不懂事的我跟着父母一起下地，父辈们常说那个年代一天也挣不了几个工分，吃到几分钱一根的冰棍都感到生活很甜蜜、很幸福。看到大人们用过的牙膏皮都攒着和捡来的破烂一起换钱，用以补贴家用，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村里炊烟总是袅袅升起，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每每想起，我眼里却早已噙满泪水。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改变农村的面貌。经过十余年寒窗苦读，1991年9月终于考入东北水电学校，怀揣着青春与梦想，从生我养我的农村，拿着入学通知书，来到省城长春，就读于东北水电学校。

如果说我的第一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庄家村，那么我的第二故乡是长春。水电校的四年时间，在课余时间，不知道多少次独自漫步在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每次驻足这条街，总想起家乡的林荫小路，但更多的是看到了课本里写的伪满时期留存下来的特色建筑，就在眼前。我知道长春又成了我的又一故土，曾是“闯关东”重要落脚点，辽金军事重镇，新中国汽车工业、电影事业的摇篮，绝对有着厚重的历史！漫步大街，突然感到家乡的林荫小路怎和开阔平坦相提并论！在这样的城市熏陶下，在校党委老师的悉心培养和教育下，上学期间入党，成为我系万余名学生的唯一党员代表，参加省第十四次团代会。199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拿着沉甸甸的毕业证书和省委组织部、省委高校工委等五部门下派基层锻炼的文件，被组织分配到四平市交通系统工作。

在长春上学期间，就知道解放战争中四战四平名声响亮，但也只能描画出这座北方英雄城隐约的轮廓。而更多的，如今这座城市真真切切就是我奔波20年的最终的家乡。我开始了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期待和憧憬。20多年的默默工作中，我认真努力，把单位当成“家”，一直从事共青团、记者站、精神文明、信息宣传等工作。2017年9月被组织部门选派到叶赫满族镇英额堡村驻村扶贫，我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乡亲们身边。

在生活中感受家乡恩情，对于我来说，没有故乡的父老乡亲，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农村的播种、施肥、收割这些我都在眼里，知道农村的苦、农村的累。每年年底，看到仓房里不够一家人吃的粮食，父母愁眉苦脸的神情，我就暗下决心，要利用假期多干点农活，为家庭减轻负担，这就是自己当初最朴实的想法。我小时候，兄弟姐妹多，父母供养我们上学，日子过得很清苦。儿时记忆最深的是，每年我家都会得到党和政府的困难补助。每当父母含着眼泪接过这救命钱，都喃喃地说几句：孩子啊，咱不能忘了党的恩情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回报老家！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党员，他们的表率作用直接影响了，是我学习成长的榜样！中学时在哥哥的指导下，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要求自己也要像哥哥一样，做令人尊敬、羡慕的共产党员！

在英额堡村的土路上走，脚下的泥坷垃总让我想起庄家村的田埂。刚驻村时，我带着两个笔记本，一个记贫困户的家庭，谁家的土坯房漏雨，谁家的老人缺药，谁家的娃辍学在家；另一个抄着儿时父母念叨的话：“党给的恩，要像种庄稼一样，一颗籽发一颗芽。”

第一次进驻贫困户李大爷家，土炕上铺着露棉絮的褥子，窗台上的咸菜坛子空了半截。他蹲在门槛上抽烟，烟袋锅敲得石头地当当响：“咱这地，种啥啥不成，孩子出去打工也没个正经活。”我蹲在他旁边，摸出笔记本记：“李大爷家，儿子在外打零工，需协调技能培训+小额信贷。”那天回驻村点，想起了儿时家里领补助的场景——父母捧着钱的手在抖，和李大爷此刻的愁眉，重叠成一个模样。

村里的路不好走，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我带着驻村工作队跑市里，找部门，把“修路”写进扶贫规划。我想起母亲总说“受人一滴水，要还一瓢泉”，突然懂了：所谓扶贫，不过是把当年党给我们家的暖，分给更多乡亲。

五年驻村，如今村里的土坯房变成砖瓦房，泥沱路成了沥青路，48户贫困户的仓房都堆得满满当当。有次开村民大会，林大爷感慨道：“咱村能有今天，得感谢党，感谢咱驻村的工作队！”我眼眶发热，想起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夜晚，哥说“党员就是要让身边人过好日子”——原来这么多年，我走的每一步，都在朝着这句话靠近。

英额堡村的炊烟，和庄家村的一样暖。只是如今再看，烟里飘着的，不只是饭菜香，还有乡亲们的笑声，和我心里那句没说出口的话：原来最深的“家”，不是出生的地方，是用真心焐热过的每一寸土地，是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的牵挂。

像这样的文明市民文明之举，与其说我总会不期而遇，倒不如说大家都是在身体践行着城市文明。

今年“五一”假期，我伫立于北河堤岸，闻桃李芬芳，看野鸭游玩满地芦芽短时，偶遇两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在河心即兴玩耍得不亦乐乎，骤然，天降雨下来，他俩急匆匆地跳出石廊墙外，脚底一滑，被因年久失修脱落的三块铺路石板绊倒，摔了个大屁墩儿。两个小学生不顾疼痛，爬起来，扑啦扑啦身上泥土，小心翼翼生怕弄断石板，将其拾起后放到石廊内侧台阶上，留给市政部门，避免待修缮时苦于没有质地相同的石板而发愁。雨水把躲避不及的两个小学生淋得落汤鸡似的，我也在劫难逃。

文明市民从小学做起，他们是四平英雄城的希望，美丽家园的一束光。

前几日散步于北河，听到一人正在拨打12345电话，反应步道有路石板脱落，有的已经损坏将人绊倒；河墙内壁霓虹彩灯和路灯断亮，失去了黑夜里的光明；路边音箱不知什么时候哑巴了，不再歌唱“英雄城我爱你”。不出三日，我再徜徉北河红枫树下，干净的路径，路面青石板完璧归赵，留下工人修复水泥的痕迹。听人说市政部门先后两次致电给打电话的那位市民，一是事前询问路面损坏情况，二是事后征求对路面修复是否满意的意见。

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让四平越来越干净、卫生、美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环境越好，人们越会自觉地与政府共同主持和维护城市形象。市民就像醴醴花一样在这片黑土地盛开出美丽的文明盛景。

永远的回忆

周桂兰

悠悠岁月，弹指一挥间。在平凡的生活里，它虽然已跨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但却一如既往地，停留在一个遥远而郁郁葱葱的地方，编织着一个不老的故事。

回忆往事，记忆犹新，整齐干净的营房，郁郁葱葱的树木，部队门前飘扬的军旗，“人民卫士，保卫祖国”闪闪发光的八个大字，历历在目……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到牡丹江的部队。营房在离市区三十多公里的乡村。走进营房，只见白墙红瓦的平房，显得整洁而肃然，地面干净如洗。连部是浅黄色的小二楼，四周是铁红色的砖砌围墙。门前站岗的士兵，如小白杨般身姿挺拔，玉树临风，英俊威武，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到达营区时，老排长老远就看到了我们，热情地拿上行李，领我们往家属院走去。

一路走着，不时遇到士兵，这些精神抖擞的战士，两膝一碰，身体笔挺，两眼含笑，一个标准的敬礼瞬间完成，同时朝我喊了一句“嫂子好！”

顿时，让我好激动啊！同时也感到作为军嫂的自豪感又冉冉升起。

我们的房间早就准备好了。连里的战士们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锅碗瓢盆齐全。窗台上摆盆文竹，针形的叶子青翠欲滴，玲珑剔透。文竹，是我们的最爱。

“平时我们可以在连队就餐，如果自己想做了，我们就约上几个战友，热闹热闹。”爱人憨厚地笑着，浓黑的眉毛向上扬着，黑亮而不太大的眼睛里，闪着喜悦幸福的光。听了他的话，我充满了憧憬。是啊，我们有了自己的小窝，在军营里我们有家了！

初夏，空气闷热，熄灯号已吹响。那一天因为爱人出差，我早就睡下了。夜空黑沉沉的不见一颗星星，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梦中醒来，睁开睡眼，感觉脸上有丝丝凉意，像有水滴掉在我的脸上。窗外电闪雷鸣，大雨瓢泼而下。顺着雨滴看去，雨水是从屋顶瓦缝中流下来的，我连忙起床，拿盆接雨。

忽然那雨滴没了，而窗外的雨还没停啊！

屋外有人跑来跑去，房顶上有窸窣窣的声响。我打开房门，雨和风灌进来，眼前的一幕，令我呆呆地立在那里。

一群战士正在雨中忙着，有人扶梯子，有人递瓦片，有人在房顶铺排换瓦，屋内顿时滴水停了。而他们敞头露脸，没穿任何雨具，他们被大雨淋得睁不开眼睛，不时地大把大把地擦着脸上的雨水。初夏的雨还是很凉的，更何况他们的衣服又被浇透了昵。

“穿上雨衣啊……”我急的声音比平时高了许多。

“那样不方便，上房碍事。”

“嫂子，关上门吧，别让雨灌进去，我们没事，马上就好了！”

雷声将对话打乱了，断断续续，但温暖却传递而来……

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那个雨夜，那些可爱的兵……

将近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如同画面渐渐消散。

五年前，我又和他的十几位战友，在牡丹江再次相逢。那时的他们风华正茂，现在的他们已是鬓发染霜。

战友们重聚一堂，感慨万千，相拥而泣。感情，在毫无掩饰地宣泄。他们时而兴奋无比，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欢呼雀跃，时而又默默无语……

此刻，他们不知道怎样表达，更不知道怎样诉说，只知道拥抱，只知道紧握双手……

为了响应祖国的召唤，为了神圣的使命，他们相聚在一起。为了祖国的需要，他们又各自奔赴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闪烁。